

陽曲縣志

文徵下

卷之十六

志

餘

狄梁公譜系祀田記

明知縣鄧州彭而述撰
截

縣之南治十里狄村相傳爲梁公故里余每以迎送出郊少憩古槐蒼沈荒岡野火欲求公一綫之子姓而問之蚩氓瞠目相對能言之家絕少良可浩歎前中丞范公下檄延搜不可得會憲長范公鷺倚誨余曰梁公以社稷功再造李唐天之報施善人克昌厥後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子爲我細諏之吾少讀黃魯直集見公後有名遵禮者稱其爲避五代亂去太原占籍江潭間爲通議大夫雖家食荊州而墳墓實在陽翟此公誕育之鄉苟得其一二苗裔而衣冠之風教關焉余

於是榜其說招之百里之內得四人拔其老成者二以報學使者乃命余爲二生賦采芹攔入梁公祠內洗爵奠饗將歲時伏臘稱弟子員爲梁公奕奕後一段佳話至詢祠所繇來則固元輔吳公昔填撫晉時所捐貲任租建於三年前者也於時中丞蔡公與夫藩臬道郡諸長各蠲俸爲公置祀田三百畝用以春秋時享勿墜公緒噫既有其孫則公之統系勿或湮也復有其地則公之黍稷勿或墜也雖勳臣有廟載在祀典而此間爲公生長之地巋然一室應與大禹泰伯季札伍員諸祠長存天地間詎不休哉然則後之君子生此地者

先賢在望儀型不遠而宦遊此者奔走階墀英爽憑依則師表之念亦可油然而生矣於是壽之碑以計所爲不朽此田者呼兩生而盟之曰此後若等象賢輩出以無墜家聲恪守故土視此石若等不肖將欲割此田而市之亦有如此石是田也誠强暴所不得而侵雲祊所不得而貨者也爰作譜系祀田記俾後之人知所考焉

案譜系祀田碑石自祠廢後湮沒無存嗣聞郝莊延祚寺塔院因掘土得一舊碣剔視有祀田等字云云未曉何碑僧急以土覆之後亦無知之者

狄梁公祠碑記

國朝知府延津周令樹譔

人臣不幸而遇國家之變不欲僅以去與死完其身名而必委曲紆徐以求利社稷斯不得不濟之以權然行權而不得其道或至遂喪其生平僥倖功之一就而嗜利偷生之輩皆得藉口行權以陰陽首鼠於邪正之間則權反足以隳天下之臣紀上下千祀而得一狄梁公焉世皆多公能反周爲唐稱公爲善行權則信能行權矣然非世人之所謂權也世人所謂權者委蛇詭隨順而柔之利而導之巧也藏其機閉其鍵候瑕伺隙捷出而制之術也此以語平勃之事呂后則近

之槩而擬諸公則不可何也公剛果直亮人世突梯滑稽挾
巧任術無論公所不屑爲與不能爲武氏之所以嚴憚公與
公所以悟武氏而安唐室者正以其不出乎此何則武氏之
才十倍呂后呂后一悍婦人耳彼武氏者智足以寵駕盈廷
之臣力足以束縛天下雋雄而制其命而或將持之以巧刦
之以術譬則以卵投鍛耳惟公也正色立朝險夷一節當官
而行張膽而言不媚嬖寵以求容不避羅織以脫禍若揭朝
陽之光以消積陰也若巨浸稽天而喬嶽之屹立也易曰中
孚信及豚魚武氏雖頑能無信公哉惟其信公故光輔譖之

而不黜俊臣陷之而不死至賜袍製字以旌其忠屑小從之
問自安計而後鸚鵡之夢可一言而解姑姪子母之論可一
言而悟也不然吉瑱昭德之輩豈無惓惓於廬陵者而顧惟
公之從哉人皆知公事武氏爲行權而不知公之所以行權
者固不以巧而以誠不以術而以道也嘗論平勃之事與公
正相反平勃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全而公盡忠補過嶽嶽侃
侃平勃以車馬黃金私相結驩而公廣援宋璟桓彥範之倫
羅列於朝平勃因審食其白事而公至面褫昌宗之裘平勃
值呂氏之死倉皇刦酈商誑產祿幸而得濟公及武氏之存

從容開譬一言而還廬陵公終其身事武后復辟之事功出
他人而世未有不諒其心乎唐者也令平勃而先呂后死天
下萬世豈有諒之者哉故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
而正者也後之行權者若狄公則可也史言公太原人則太
原之祀公其來已久今郭南有公祠廢址荒榛壞垣碑版莫
辨辛亥夏令樹奉

命來守是邦每公事道出祠下輒下車徬徨思所以新之越
明年秋克集事益斥其地爲殿及廡若干楹像設鐘磬之屬
畢具城東南數里故有狄村并命立石表其間公無後擇其

陽山縣志 卷十五
里之一二讀書知大義者使典春秋之祭惟公生平大節有
世人知之未盡者故論而列之俾後人有以覽焉

創建蔡忠襄公祠碑記

乾隆十八年巡撫胡寶瑤撰

苟裨於社稷民生不憚況瘁勞勩勤事以殉其祀皆合於禮
經況當狂寇猖熾之時舍生取義尤關世道人心之大防哉
忠襄蔡公以崇禎十五年春撫晉卽討平大盜王冕時李自
成陷豫寧武總兵許定國赴援潰而歸公復定其亂及賊犯
晉力竭而節完炳於日星矣乃福王時以公不守河爲失策
但諡而不廕不知公於初涖時自成方破潼關勢必向晉公

謂晉地延袤二千五百里無堅城惟恃一河天寒冰合處處可渡卽疏請發禁旅並調正保二營宣大二撫以合兵背關一戰迄不能用迨事益急中朝亦憂之然無兵可援公以疲卒三千禦百萬強賊於河上屢挫大慶鳳陵吉鄉諸渡無如天心已改獨木難支岢嵐保德偕告警會城洶洶憂在蕭牆晉王手書趣還越三日賊渡河嗚呼公守河則賊不渡而禍內作公還則內禍息而賊卽渡是守河亦失不守河亦失必敗之道也豈人力所能爲哉當其失河罷官朝廷已命郭景昌撫晉或請出城候代公不肯律以春秋子哀去宋之義臨

難自免殆無譏焉非守死善道未易幾此立懦礪鈍是亦百世之師也壬申冬十月寶璵來撫是邦考其舊蹟祀事闕如總藩多公提刑唐公觀察莊公咸以爲請太守顧公令尹王公則庀材以待余曰是爲政之先務也昔公講學東林殉節於三立祠卽今之晉陽書院闢其隙地而構堂廡以享公從公志也或謂公學宗良知是言始於孟子不始陽明蓋吾性虛靈不昧之本中庸獨知之地乍見孺子之眞非獨人有之物亦有之不然而金石何以貫豚魚何以格是固其得於天者也何疑於人何譏於公公諱懋德字維立岷山人同時布

政使趙公建極永寧人兵備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蘭公剛
中陵縣人冀寧道畢公拱辰掖縣人太原守孫公康周安邱
人都督僉事應公時盛遼陽人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公志泰
虞城人皆從公就義咸與祀焉

三功祠記

明兵備道福建陳長祚撰

三晉表裏河山夙號形勝隩區國初斥埃萬里沿邊設備最
爲嚴密自正統己巳之後東勝玉林相繼失守藩籬旣撤與
寇鄰矣嘉靖壬寅入寇太原邊患遂從此始嗣是無歲不入
蹂躪內地幾成邱墟穆皇初復丁卯寇益鴟張復謀大舉以

太原殘傷入無可掠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南關編戶數千
貨財畢集且土城卑薄易破可滿載歸也於是率數萬之衆
決驢皮窪口分道入寇諜報至而遊騎力抵近郊惟時萬公
以憂歸代者王公以防秋移駐寧武藩臬諸大夫齎捧入覲
相繼出疆惟先大夫與郭公居守外逼內攜人情洵洵有頃
聞寇陷石州衆益危懼或欲撤屋徙去或欲挈拳而逃訛言
流傳一夕率夜驚四五至晉國主亦怖懼不寧先大夫郭公
撫衆曰賊衆而銳此誠不可與爭鋒然吾有城可據獨不能
守乎傳諭遠近避寇者盡移入城分派軍民乘陣登陴郭公

守內城先大夫獨當南關一面衆皆危之先大夫直任不避
出庫中諸守具置內外又發金錢市酒脯懸賞罰以風死士
舉炮火以揚軍聲敵偵我有備遂中沮引去卽未嘗對壘交
綏令封豕長蛇雙輪不返而金湯亡恙衆若更生所以不至
於倉皇瓦解者誰之施也寇退大城南關高厚與內城等明
年先大夫與郭公相繼遷秩行晉士民謀曰賊垂涎南關已
久往歲倘城守不嚴關以內皆魚肉矣祀典凡以勞定國與
能爲民捍災禦患者皆禮不可廢矧吾儕小人賴二公保障
又情不容已乎相與擇地建祠貌而祀之奉萬公居中顏其

附錄
卷一
額曰三功祠一以安常處順布德宣化爲功一以履危應變
保境安民爲功此去後輿情合祀崇報之意也不肖幼侍先
大夫每談及石州城破之慘南關城守之危輒咨嗟歎息爲
地方恨不知此邦之人得全城爲幸遂侈以爲功而並列於
祀典也祠先建於西湖景後移於東城天妃廟客夏兵備西
來聞諸故老邀拜祠下不勝感愴因順民情卜地於南城外
順城街重加創建擇戒僧主焚修工旣成撮其事之顛末勒
之貞珉聊以備異日晉乘之書庶有采焉萬諱恭別號兩溪
江西南昌縣人嘉靖辛丑進士於嘉隆間撫晉郭諱斗別號

麓池雲南人先大夫諱瑞別號文峯福建長樂縣人俱嘉靖癸丑進士郭官驛傳道先大夫官督學道

少司馬魏公祠記

明按察使京山李維楨撰

魏人少司馬魏公兄弟三人稱才士而公名位最著初舉進士除荆司理時江陵當國有震主威公危行言遜以廉知自將卽江陵於公不可得親疏用治行高等召入京拜山西道御史無何江陵事敗削其子冒科名起家者公疏論諸閣臣子與江陵事同罰異非公道無以厭衆心當事者憾之謫公判許州天下偉公氣節不隨人嚙笑如此尋擢理鄴郡南吏

部郎光祿丞已爲少卿爲京兆納言所居有聲績而最後乃爲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兩滿三載考久之甫遷副都以父老諸昆弟卒請歸養旣歸以閤邊功晉少司馬公之撫山西也內治則除貪墨廉徵斂慎刑獄鋤豪強扶單弱飭紀綱正風俗自諸王以及縉紳閭里一切繩以禮法毋敢踰越卽有銖兩之姦無所不察偷魁市猾聞風遠徙一二狐噪之徒口實曠權虐政流言熒惑幾構大亂下令捕索不崇朝而定又爲復書院表章唐虞以來立德立功立言之賢爲宮陳俎豆駿奔走風勸後進而督課士之秀者人文蔚興外治則繕亭障